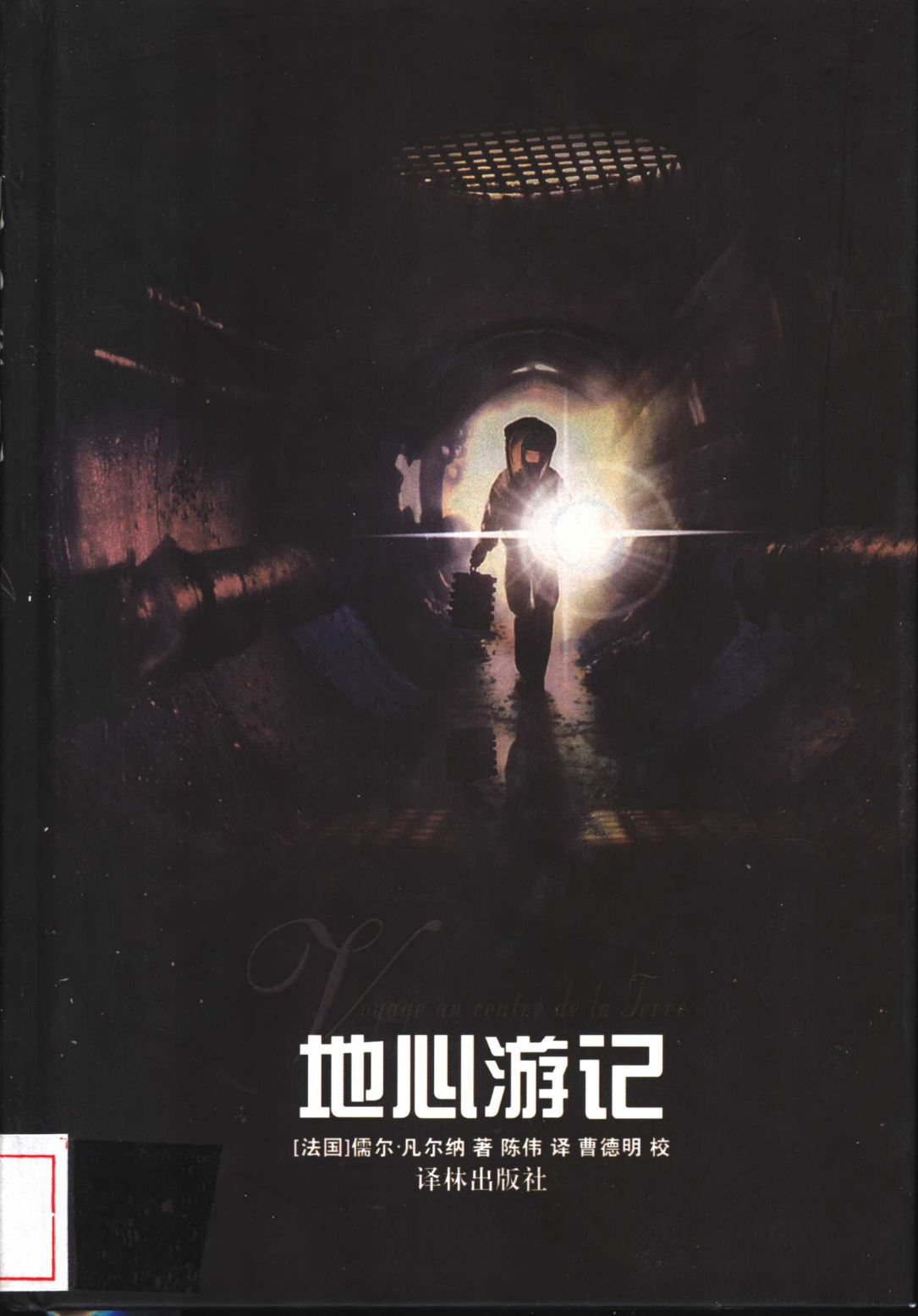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地心游记

[法国]儒尔·凡尔纳 著 陈伟 译 曹德明 校
译林出版社



地心游记

[法国]儒尔·凡尔纳 著 陈伟 译 曹德明 校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心游记／(法)凡尔纳(Verne,J.)著;陈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ISBN 7-80657-466-2

I.地... II.①凡... ②陈...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9208号

- 书 名 地心游记
作 者 [法国]儒尔·凡尔纳
译 者 陈 伟
校 订 曹德明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Editions Pocket, 199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4
字 数 161千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66-2/I·357
定 价 (精装本)11.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儒尔·凡尔纳于一八二八年二月八日出生于法国南特的一个律师家庭，一九〇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亚眠。他自幼喜欢旅游和航海，酷爱科学和幻想。他一生写了上百篇科幻小说，其中长篇小说六十四部，中短篇集两卷，总字数达七八百万，作品被译成五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被誉为“科学时代的预言家”。

凡尔纳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也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他的作品既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又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表达了人们对摆脱手工式小生产、实现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渴望，也反映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们的思想领域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大多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完成的探险旅行为主题，有的在时间轴线上展开，穿越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的在空间轴线上展开，涵盖了天上地下、地球内外；更多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一特点，我们单从他一些代表作的书名中，便可窥一斑，比如《气球上的五星期》、《从地球到月亮》、《昨天和明天》、《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底两万里》，等等。

《地心游记》同样也有着上述的特点。凡尔纳创作于一八六四年，是他早期的科幻小说之一。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科学家李登布洛克教授受前人阿尔纳·萨克努塞姆一封密码信的启发，偕同

侄子阿克赛尔和向导汉斯,进行了一次穿越地心的探险旅行。他们从冰岛的斯奈菲尔火山口下降,一路上克服了缺水、迷路、风暴等各种困难,终于在一次火山喷发中从西西里岛的斯德隆布利火山回到了地面。全书除开头的七章用于情节的展开之外,其余内容可分为准备(第八至第十六章)、探险(第十七至第四十三章)和新生(第四十四至第四十五章)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儒尔·凡尔纳夸张地渲染了冰岛的贫穷、落后和凄凉,故意把探险的准备工作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令读者不由自主地对主人公们的命运产生担心。第二部分是小说的重点,叙述了地心探险的全过程,以紧凑的笔法记载了主人公们的艰险经历和种种奇观。第三部分与第一部分的阴沉凄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人公们在经历了地狱般的旅程之后,突然回到了阳光明媚、泉水清澈、鲜果丰美的天堂。整部小说就像凡尔纳以后的所有作品一样,不仅文笔幽默流畅、情节波澜起伏,而且有着浪漫而合乎科学的非凡想像力,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幻想世界。

虽然《地心游记》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科幻小说,但它的诞生是和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分不开的。一方面,欧洲殖民者出于建立各自殖民地帝国的目的,掀起了一股探险狂热,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相继征服了尼罗河的源头、撒哈拉沙漠、非洲大陆、南北两极,地球上人迹未至之处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特别是考古学和地质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地心游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在这部小说中,儒尔·凡尔纳不仅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科幻故事,而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明了他在一个贯穿整个十九世纪的重大科学争论中所持的立场。众所周知,当时的生物学界在对于世界的看法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生物不变论,另一种是生物进化论。前者鼓吹地球上的生物从被创造的那一天起就是一成不变的;后者则认为所有生物都会在进化过程中发生演

变。这种观点上的对立,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是愚昧和科学的对立、是落后和进步的对立。尽管当时许多考古学的最新发现遭到了不变论鼓吹者的污蔑、打击和诽谤,但是儒尔·凡尔纳仍然勇敢坚定地把这些发现写进了他的《地心游记》里,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物演化过程图,有力地传播了真理,支持了科学。

儒尔·凡尔纳是一位敢于坚持科学真理的勇士,更是一位善于刻画人物的文学大师。《地心游记》的主要人物共有三个,他们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书中的“我”——阿克赛尔起初是一个年仅十九岁的优柔寡断的大孩子,在叔叔李登布洛克教授的逼迫下,他不得不离开了自己在汉堡的温暖的家,糊里糊涂地踏上了地心探险的征程。那时候的他是一个地道的叛逆英雄,脑子里除了吃和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更谈不上为荣誉和真理而献身了。他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像小说第三十二章所提到的原始海洋里的盲鱼一样随波逐流。但是,在经历了晕眩、饥渴、黑暗、迷路、炽热等一系列考验之后,他逐渐成长了起来,并且从最初对叔叔的惟命是从,逐渐发展到与他平等地讨论问题,最后竟然对他发号施令起来。阿克赛尔的这种变化有着典型的象征色彩。尽管小说的三位主人公最后没能到达地心,但是凡尔纳却达到了他的目的:整个地心探险的过程,也就是阿克赛尔历尽磨难、重获新生、终于成长为一名男子汉的过程。

李登布洛克教授是一个精力充沛却又性格急躁的人物。儒尔·凡尔纳利用他的性格、学术能力和地位,巧妙地借他之口完成了大段对自然科学原理的枯燥阐述。如果说阿克赛尔在探险开始之初还只能算是一个毛孩子的话,相反,李登布洛克教授却早已经是科学界的泰斗了。他急躁、专制的性格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三人探险小队的首领,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看成是十九世纪唯科学主义漫画式的象征。但是,这位固执得有时显得可笑的教授,却有着坚

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他相信科学、相信数字，尽管有时他也会犯一些低级愚蠢的错误。小说中的幽默素材，大多都来自于李登布洛克鲜明的个性。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教授这个人物使原本可能是严肃的科学幻想主题，变得更加轻松活泼、生动有趣。

冰岛向导汉斯是李登布洛克教授的对立面，他冷静、平和，对一切都显得漠不关心，甚至连说话都简洁到了极点。他参加探险的动机与他的同伴们毫无相同之处。如果说后者进行这次探险纯粹是为了知识，那么汉斯则是为了谋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他也会雷打不动地向教授索取自己三块银币的周薪。但是，正是由于这个人物的出现，儒尔·凡尔纳才能轻松自如地解决所有在探险旅途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使故事得以顺利地继续下去。

当然，小说还多处提到了另一位人物——尽管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正式出现过，他就是第一个到达地心，又从地心返回地面的十六世纪占星术士阿尔纳·萨克努塞姆。儒尔·凡尔纳对萨克努塞姆的描写是间接的，而且篇幅也不大，但这个人总是指引着主人公们的探险旅程，在推动故事情节、把握小说节奏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小说《地心游记》里，儒尔·凡尔纳为我们塑造了一群科学勇士和先驱者形象的同时，他自己则当之无愧地被看做是科幻小说的先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今天，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都坦言，自己是受到了凡尔纳的启迪，才走上科学探索之路的。甚至还有人这样说：“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凡尔纳的预言付诸实现的过程而已。”凡尔纳去世后，人们对他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既是科学家中的文学家，又是文学家中的科学家。”凡尔纳正是把科学和文学巧妙结合起来的科幻文学之父。

译者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一)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天，我的叔叔李登布洛克教授匆匆赶回他住的小房子，房子位于科尼街十九号，那是汉堡旧城最古老的街道之一。

女佣玛尔塔以为自己耽误了做饭，因为午饭才刚刚开始，在厨房的炉子上滋滋作响。

“这下好了，”我心想，“叔叔是个最性急的人，要是他饿了，一定会痛苦得大喊大叫的。”

“李登布洛克先生这么早就回来了！”女佣玛尔塔微微打开餐厅的门，惊慌失措地大声说道。

“对，玛尔塔；不过午饭没做好不能怪你，现在连两点钟都没到。圣-米歇尔教堂的钟刚刚敲了一点半。”

“可为什么李登布洛克教授会现在回来呢？”

“也许他自己会告诉我们的。”

“他来了！我得赶紧走。阿克赛尔先生，您要让他理智一点。”

说着，玛尔塔回到了她的烹饪实验室。

我独自留了下来。可是，要想让一个脾气最为暴躁的教授变得理智，这是我这个优柔寡断的人力所不能及的。于是，我打算小心翼翼地回到楼上我的小房间去。这时，朝着马路的大门突然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沉重的脚步压得木楼梯咯咯作响，这幢房子的

主人穿过餐厅，立刻冲进了他的书房。

但是，在迅速穿过餐厅的时候，他把他的圆头手杖扔到了屋角，把他的翻毛宽边帽扔到了桌上，又把这样一句洪亮的话扔给了他的侄子：

“阿克赛尔，跟我来！”

我还没来得及动，教授就已经不耐烦地冲我喊了起来：

“怎么！你还不过来？”

我奔进了我那位令人敬畏的主人的书房。

奥托·李登布洛克不是一个坏人，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是，除非发生什么变故，否则他一辈子都将是一个可怕的怪人。

他是约翰大学的教授，开设的课程是矿物学，讲课的时候，他总是要有规律地发那么一两次火。他根本不关心他的学生是否都来上课，是否认真听讲，也不关心他们日后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功；这些细节他全然不放在心上。借用德国哲学的术语来说，他是在“凭主观”讲课，他是在为自己讲课，而不是为别人。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一口知识的深井，可要想从这口深井里打上水来却并非易事：总之，他是个吝啬鬼。

在德国，像他这样的教授有那么几个。

不幸的是，我叔叔说起话来并不十分流利，如果说朋友之间相互闲谈时还好一点，那么至少在公共场合时就是如此，对于一个演讲者来说，这是个令人遗憾的缺点。的确，教授在约翰大学讲课时，经常会突然停下；他同某个特别刁钻、不易被说出口的词斗争着，这个词顽强抵抗、高傲自大，最终被教授以不太科学的粗话形式说出口来，接着教授便大发雷霆。

然而，矿物学里有许多半希腊、半拉丁的名称都很难读，难读得甚至能把诗人的嘴皮磨破。我并不是想说这门科学的坏话，也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当一个人面对诸如“菱面结晶体”、“树脂沥青膜”、“盖莱尼岩”、“方加西岩”、“钼酸铅”、“钨酸锰”、“钛酸

氧化锆”这样的词时,就是最为灵活的舌头也会出错。

因此,在城里,大家都知道我叔叔这一可以原谅的毛病,他们乘机欺负他,每逢难念之处就等他出错,他一发火,他们就笑,这不能算是件礼貌的事,即使对德国人来说也一样。经常来听李登布洛克讲课的人总是很多,但其中有许多人之所以常来,仅仅是为了欣赏教授发火,并以此为乐。

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我永远必须强调:我叔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尽管有时他会因为动作过于卤莽而把标本弄坏,但他却兼有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物学家的敏锐观察力。在他的锤子、钢钉、磁针、吹管和硝酸瓶子中间,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可以根据某一块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熔性、声响、气味和味道,毫不犹豫地判定它在当今科学所发现的六百多种物质中属于哪一类。

所以,在所有学校和国家学术协会里,人们都熟悉李登布洛克的名字。亨夫里·戴维先生^①、德·洪伯特先生^②、以及约翰·富兰克林^③和爱德华·萨宾爵士^④每次路过汉堡,都不会忘记前来拜访他。另外,安托万·贝克莱尔先生^⑤、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先生^⑥、戴维·布雷维斯特爵士^⑦、让-巴蒂斯特·迪马先生^⑧、亨利-米尔纳-爱德瓦先生^⑨、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先生^⑩,他们都喜欢向我叔叔请教化学领域里最为棘手的问题。这门科学的

① 亨夫里·戴维(1778—1829),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② 亚历山大·德·洪伯特(1769—1859),德国自然学家和旅行家。

③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1786—1847),英国航海家、探险家,死于极地考察。

④ 爱德华·萨宾爵士(1788—1883),英国物理学家,研究地球磁场,并赴北极考察。

⑤ 安托万·贝克莱尔(1788—1878),法国物理学家。

⑥ 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1814—1852),法国化学家。

⑦ 戴维·布雷维斯特爵士(1781—1868),苏格兰物理学家。

⑧ 让-巴蒂斯特·迪马(1800—1884),法国化学家。

⑨ 亨利-米尔纳-爱德瓦(1800—1885),法国动物学家、生理学家。

⑩ 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1818—1881),法国化学家。

许多重大发现都要归功于他；一八五三年，奥托·李登布洛克教授在莱比锡出版了《超结晶学通论》一书，这是一部用对开纸印刷、附铜板纸插图的巨著，但因成本过高，入不敷出。

此外，我叔叔还担任俄国大使斯特鲁夫先生开设的矿物博物馆的馆长，这座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享誉整个欧洲。

现在正焦急地向我大喊大叫的就是这位人物。你们可以想像一个高个子男人，他瘦瘦的，身体像铁一般结实，长着一头年轻人的金发，看上去要比他五十多岁的实际年龄小十来岁。他的一双大眼在硕大的眼镜后面不停地转动；细长的鼻子宛如一把锋利的刀片；有些淘气的学生甚至说那是一块磁铁，可以吸起铁屑。这种说法纯属谣言：说实话，他的鼻子只吸鼻烟，只是数量很大而已。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叔叔一步能跨三英尺，而且走路时双拳紧握，这足以说明他暴躁的性格，所以了解他的人都不敢和他接近。

他住在科尼街的这幢小房子里，房子的结构半木半砖，有着锯齿形的山墙；前面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运河，和汉堡旧城的其他运河纵横交错，在一八四二年的那场大火中，这一街区幸运地没有遭到破坏。

的确，这幢老房子有点歪斜，而且中间朝马路凸出；它的屋顶倒向一边，如同美德协会^①的学生所戴的帽子；房子的垂直程度也不尽人意；但总的来说，它还算牢固，因为有一棵老榆树深深地嵌在墙面当中，每到春天，这棵树就会把它的花蕾伸进窗口。

我的叔叔不失为一名富有的德国教授。这幢房子完全归他所有，包括住在里面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他的教女格劳本，她十七岁，是维尔兰人^②；还有女佣玛尔塔和我。由于我是他的侄子，又

^① 美德协会，德国一政治团体，成立于一八〇八年，旨在鼓舞人民的思想，以此振兴普鲁士。该团体的成员大多是大学学生。

^② 维尔兰，爱沙尼亚城市名。

是一个孤儿，所以就成了他的实验助手。

我承认我已迷上了地质学；我的血管里流着矿物学家的血液，在那些珍贵的石头中间，我从来不会感到厌倦。

总之，尽管科尼街这幢小房子的主人性格急躁，但大家生活在那里都很快乐；因为他虽然态度有点粗暴，却非常爱我。只是这个不懂得等待，生来是个急性子。

四月份的时候，他在客厅的陶盆里种下了几株木犀草和牵牛花，从此他每天早晨都要去拉拉叶子，以便使这些花长得快一点。

对于这样一个怪癖的人，我只能惟命是从。于是我连忙跑进了他的书房。

(二)

这间书房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博物馆。所有矿物标本都被贴上了标签，根据不可燃矿物、金属和岩石三大类别，安放得井井有条。

这些矿物学里的小玩意儿我是再熟悉不过了！有多少次，我放弃和我同龄的男孩们胡闹，快乐地为那些石墨、无烟煤、黑煤、褐煤和泥煤擦灰掸尘！还有那些沥青、树脂和有机盐，它们应该一尘不染！还有那些金属矿石，从铁到黄金，它们的相对价值在科学标本的绝对平等地位面前已完全消失！还有所有那些石头，用它们足以再建一幢科尼街的房子，甚至还可以多造一间漂亮的房间，真要是这样，我可就方便得多了！

不过，我走进书房的时候，根本没想这些珍宝，我的脑子里只

有叔叔。他坐在那把盖着乌德勒支绒^①的大扶手椅里，手里拿着一本书，带着极为钦佩的神情端详着它。

“多了不起的书！多了不起的书！”他叫道。

他的赞叹提醒我，李登布洛克教授空闲时还是一位图书收藏家；只是在他眼里，只有那些不易觅得的，至少是难以读懂的书，才是无价之宝。

“怎么！”他对我说，“你没看见这本书？它可是一件稀世珍宝，是我今天上午在犹太人埃弗琉斯的小店里发现的。”

“好极了！”我勉强装出兴奋的样子回答。

说实在的，一本四开本的旧书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书脊和封面似乎是用粗糙的小牛皮做的，书页已经泛黄，还耷拉着一张褪了色的书签。

可是教授的赞美之辞却依然滔滔不绝。

“你看，”他自问自答地说，“这本书漂亮吗？漂亮得惊人！多好的装帧啊！它容易打开吗？容易，因为翻到任何一页纸都不会动！它合得严实吗？严实，因为封面和书页浑然一体，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散落和张开！它的书脊经过七百年还没有一条裂痕！啊！这样的装帧就是伯泽里安、克洛斯和普尔高尔德^②看了也会感到骄傲的！”

我叔叔一边这样说，一边不停地将旧书翻开又合上。我不得不问他书的内容是什么，尽管我对这个问题丝毫不感兴趣。

“这本奇妙的书叫什么名字？”我急切而兴奋地问，虽然我装得有点过火。

“这部著作，”叔叔激动地回答，“是斯诺尔·图勒松^③的《王

① 乌德勒支，荷兰地名，以呢绒制造著名。

② 这三人都是十九世纪著名的书籍装帧大师。

③ 斯诺尔·图勒松这一名字系作者笔误，应为斯诺里·斯图吕松(1179—1241)，冰岛领主，诗人，他的《王纪》是北欧古代文学的主要著作之一。

纪》，他是十二世纪冰岛的著名作家，讲述的是挪威诸王统治冰岛的编年史！”

“真的！”我尽量装出惊讶的样子喊道，“它一定是德文翻译本了？”

“哼！”教授生气地回答，“翻译本！我要你的翻译本干什么用？谁会来看你的翻译本？这是原本，用冰岛文写的，这种独特的语言既丰富又简洁，它的语法构造形式各异，词汇意义变化多端！”

“和德文一样。”我高兴地插话说。

“不错，”叔叔耸了耸肩，“不过冰岛文的名词和希腊文一样有三重性，专有名词和拉丁文一样可以变化！”

“啊！”尽管我对这本书漠不关心，但还是有点震惊，“书的字体漂亮吗？”

“字体！谁和你谈论字体，可怜的阿克赛尔！你是在说字体吗？啊！你以为这是一本印刷品？这可是一部手稿，傻瓜，是用卢尼字母写^①的手稿！”

“卢尼字母？”

“对！现在你该要我为你解释什么是卢尼字母了吧？”

“我才不会呢。”我用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的口气回击他。

可是叔叔变本加厉地继续说着，他不顾我拒绝，向我讲授那些我并不想知道的东西。

“卢尼字母，”他说，“是从前在冰岛使用的一种字母，据说还是天神奥丁^②亲自创造的！你看，大逆不道的孩子，好好欣赏一下这些出自于神的想像的字母吧！”

说实话，我无言以对，真想伏地而拜，这种回答方式肯定会让天神和国王们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感到难堪了。可是

① 公元四世纪古代日耳曼人使用的一种文字。

②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主神，司智慧、诗歌和战争。

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改变了我们谈话的进程。

一张满是污垢的羊皮纸从书里滑出来，掉在了地上。

叔叔立刻冲向那张破玩意儿，他的急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他看来，一份在远古时代就被藏在古书里的文件，一定价值连城。

“这是什么？”他叫道。

与此同时，他小心在桌上摊开那一小片羊皮纸，纸的长度为五英寸，宽度为三英寸，上面横向排列着一些天书般难懂的文字。

以下就是临摹下来的原文。我之所以坚持要向大家介绍这些古怪的符号，是因为它们后来促使李登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子作了十九世纪最为离奇的旅行：

Ж.АІІІІ	ЖАІІІІ	ЖАІІІІ
Ж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ІІІІІІ

教授对这些文字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将眼镜推到额头上：

“这是卢尼字母；它们和斯诺尔·图勒松手稿上的文字完全一致！可是……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卢尼字母是一些学者发明出来让世人为难的，所以看到叔叔对纸上的文字一窍不通——这至少是当我看到他的手指开始剧烈抖动时的想法——我反而有点高兴。

“可这的确是古代冰岛的文字呀！”他从牙缝里自言自语地说道。

李登布洛克教授应该认识这些文字，因为他通晓许多语言。也许他并不能流利地运用地球上的两千多种语言和四千多种土

话,但至少他会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面对这样的困难,他当然要尽情流露他的急躁情绪,我已经预见到了那可怕的场面,这时壁炉上的挂钟敲响了两点。

同时,女佣玛尔塔推开书房的门说:

“午饭准备好了。”

“让午饭去见鬼吧,”叔叔吼道,“让做午饭的人和吃午饭的人都去见鬼!”

玛尔塔落荒而逃。我紧随其后,稀里糊涂地坐到了我在餐厅惯常坐的位子上。

我等了一会儿。教授没来。据我所知,这还是他第一次放弃神圣的午餐。要知道这顿饭有多么丰盛!先是一道香芹汤,接着是火腿煎鸡蛋和豆蔻酸馍,再是小牛肉加糖煮李子卤,甜食是糖渍大虾,用来佐菜的是莫赛尔葡萄酒。

这就是叔叔为了那张旧纸片所付出的代价。说真的,作为他忠诚的侄子,我认为我有义务吃掉这顿午饭,为自己,同时也为他。于是我问心无愧地这样做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女佣玛尔塔不停地唠叨,“李登布洛克先生会不来吃饭!”

“真难以置信。”

“这说明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年老的女佣摇着头说。

可是在在我看来,这什么都说明不了,除了当叔叔看到自己的午饭被别人吃了个精光之后会大发雷霆之外。

我正在吃最后那只大虾,突然教授一声吼叫,打断了我品尝甜食的享受。我一下子就从餐厅跳到了书房。

(三)

“这显然是卢尼字母，”教授皱着眉头说，“不过里面隐藏着一个秘密，我一定会发现它的，否则……”

他以一个猛烈的动作结束了沉思。

“坐到那儿去，”他对我说，并用拳头指着桌子，“你写。”

我立刻作好了准备。

“现在，我要把和那些冰岛文字相对应的德语字母读出来，你边听边记。然后我们来看结果。不过，看在圣-米歇尔^①的面上，别记错了！”

听写开始了。我尽我所能记着。字母被一个接着一个地读出来，组成了以下这些不可理解的文字：

<i>m . rnlls</i>	<i>esreuel</i>	<i>seecJde</i>
<i>sgtssmf</i>	<i>unteief</i>	<i>niedrke</i>
<i>kt , samn</i>	<i>atrateS</i>	<i>Saodrrn</i>
<i>emtnael</i>	<i>nuaect</i>	<i>rrilSa</i>
<i>Atrvaar</i>	<i>. nscrc</i>	<i>ieaabs</i>
<i>ccdrmi</i>	<i>eeutul</i>	<i>frantu</i>
<i>dt , iac</i>	<i>oseibo</i>	<i>KediiY</i>

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叔叔立刻把我刚才写的那张纸夺了过去，并且仔细地研究了很长时间。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机械地重复着。

① 圣-米歇尔，基督教里著名的首位天使。